

1月21日,一则“高中阅读理解原作者20分只得6分”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。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,刚刚结束的苏州高二年级语文统考中,有一道现代文阅读理解题目,文章摘自作家王亚的一篇散文《清明》。有学生考后通过微博直接联系上了王亚,并请她作答,王亚也很快作了回应。没想到对照标准答案,20分的题目,王亚也仅仅能拿6分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何洁

阅读理解20分 原作者只得6分

语文特级教师:多年来的阅读题考法是让学生走迷宫 原作者调侃:“祸害”非我本意,向苏州全体高二学子致歉

原作者

考试有考试的语言系统

1月21日上午,现代快报记者联系上了王亚。王亚是一名作家、教育工作者,目前在湖南省株洲市教育局工作,这次苏州高二语文统考阅读理解的文章系摘录于其2016年出版的散文集《声色记——最美汉字的情意与温度》。

王亚告诉记者,1月16日晚,一名自称苏州高二学生的读者通过微博主动联系到她后,又通过私信将当天语文统考的阅读理解题目发给了她。王亚作答后发了过去,有意思的是,该学生在标准答案公布后,竟然一项项给她的作答打分,最终成绩是6分。

“这个很正常,考试有考试的语言系统,作家不一定掌握了这套语言系统,所以不一定能拿高分。”王亚如此解释道。

王亚说,作家写出文章,读者在文本基础上完成再创造,方能使之成为作品。读者众多,对文本的解读,不一定也不可能与作家完全吻合,出题老师也是如此。所以出题跟作者本人意图有差别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命题严格按照高中课程标准

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,此次题目的命制是由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。教科院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命题属于封闭命题,并不方便告诉具体是哪位老师命题。“但可以肯定的是,教科院所有命制的任何一张试卷都会严格按照目前高中课程标准,方向性和指向性一定是针对我们现在的高中课程要求。”

理解作者不熟悉答题“套路”

让王亚也没想到的是,答了一下题,引来了众多学生的关注,多是来自苏州的考生,有考生调侃自己“一道阅读题做成人格分裂”,也有考生表示“文章太感人了,考场看完时差点哭了,但没有做题的心情”,更有考生称“第一次这么喜欢一篇考试阅读”等。

网友“谦谦与伦伦”是来自常熟的一名考生,她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成绩还没出来。不过看到原作者只答了6分,自己拿0分也不是为奇。她也很理解作者,“之所以答6分可能是不太熟悉答题的套路。”

王亚则评价道,苏州这道阅读题的答案其实已经很不错了,没有进行生硬地曲解,而是按语文阅读的答题体系进行比较周到的分析。考试就需要有考试的语言体系,有统一评分标准,这恐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
“所以,希望大家也不要再去苛责出题人。”王亚说,“我最想说的,我当过十余年老师,知道老师不容易,希望社会多给予老师和教育一些理解与支持。”

王亚调侃:“一切‘祸害’都非我的本意,向苏州全体高二学子致歉。”

出题方

考生



视觉中国 供图



扫码看视频

热议

还我那些年 被多扣的分数

@求真先生: 语文阅读理解,其实答案说白了只是命题人的理解,并不一定是作者的原意。从另一个角度说,命题人对作者的原意理解是有偏颇的,用偏颇的理解去评价学生的理解,学生的得分率可想而知。所以圆滑的命题者往往会说,如果其他理解能自圆其说,也可酌情给分。

@ZG-郑志国: 如果机械地按照出题者给出的答案作为阅卷标准,不利于学生自我思维的发展,那么这种教育没有任何意义。

@段家阿杰: 你以为你理解的就是作者想的,作者写作的时候也可能在想午饭吃什么!

@一兮流年: 命题人有点自作多情,总想给自己加点戏。

@幕-上锁: 还我那些年被多扣的分数。

@我要记录梦: 我就是语文老师,上课讲阅读题时,经常对着标准答案不知道如何解释。感觉有的答案纯粹为了凑点数随便强加上去的。所以上课我会对学生说,答案后两点你们自己看看,我觉得这答案我也想不出来。

@摩卡苦丁: 训练思维没有错,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问题是一千个哈姆雷特只有一个是正确的。思维扩散了,你又说是错的。

@阿儿菠萝: 当文本创作出来的时候,就已经独立了。解释权不在作者手里,而在读者手里。大家可以看看罗兰巴特的“作者已死”理论。

@亲爱的鲁西西: 被制约而毫无野蛮生长能力的思考起点和被规训的审美,贯穿了我无法自由选择的整个学生时代。所以小时候别人对我说“语文学得不错呀”,都有一种反感却又无法解释的感觉。

观点

用心点可以找到更好的命题

21日,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西交大苏州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陈兴才。他提出,“考题诡异到如此地步还说正常,是借着考试学术的名义耍流氓!”

陈兴才说,这样的事层出不穷,屡见不鲜,命题人该用点心了。他举例道,2017年浙江高考现代文阅读,用了巩高峰的《一种美味》,一条草鱼刷爆了网络,原因是文章最后写,从锅里跳出来的鱼“眼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”,考题叫考生解读“一种美味”的意蕴以及结尾“诡异的”的妙处。“史上最难考题”的调侃之余,有人采访巩高峰,其回应称,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解读,当时写这句话完全是为了搞笑,自己也不明白这个“诡异的光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于是网络上出现“考生十年寒窗败给一条草鱼”的“笑话”。

陈兴才认为,怎么读作品,固是读者的自由,但不是要把千万颗脑袋统一到答案上来的命题者的自由,读者和命题者是两个概念,不得偷换。当命题者辩护“我有权不管作者时”,是冒用了“读者身份”。于是留下了一个悖论:你既然宣称读

者可以不管作者原来怎么想,那你凭什么要考生服从你的答案,岂不是打自己嘴巴,或难道有双重标准?

他认为,其实这事的根子不是作者意图与命题人的立足点不同,也不是读者可不可以读出作者没意识到的,而是命题尽考些没用的。多年来的阅读题考法,在所谓的文学鉴赏知识里让学生走迷宫,这作用,那意蕴,此手法,彼效果,别说原作者答不出,让命题人试试,如果题目不是自己出的,或答案不是自己做的,看看能得几分。

陈兴才说,新课标在“评价建议”里反复强调,语文课程评价要重点考查学生“基于社会情境的阅读表达与交流”,并在高考命题建议中明确指出,未来的考试题目要以“具体情境为载体”“设计典型的任务”,“设计具有代表性价值的语文实践活动,以考查学生核心素养的多样化、综合性和整体性表现”。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,命题人先去读课标,命题要改,像课标说的那样去做。

“用心点,可以找到很多好的命题。”陈兴才说。